

韩东君、关晓彤领衔主演的青春谍战剧《梅花红桃》上周日在东方卫视收官，两位主演携手演绎了民国版的“史密斯夫妇”：对于事业，他们深怀信仰、步履不停；对于爱情，他们携手共度、至死不渝。

《梅花红桃》讲述 1940 年的上海，代号为“梅花四”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家平（韩东君饰）在执行任务时，与曾经的未婚妻、代号为“红桃五”的军统特工左双桃（关晓彤饰）偶遇，携手化解危机。经过相处、试探、认同，左双桃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下，选择同陈家平一起战斗，历经考验完成了艰巨任务，踏上了新征程。

近日，在接受羊城晚报等媒体采访时，韩东君、关晓彤畅聊该剧拍摄故事与心得。



梅花红桃



关晓彤

不惧怕拍戏艰苦

关晓彤饰演的左双桃一开始是进步学生，出于抗日救亡理想加入军统勤务队。不过，她的这重身份只有同在勤务队的战友知道。在旁人眼里，她只是一个娇贵大小姐。为了完成勤务任务，打入日伪特务机构，她想办法和陈家平再续前缘，并掩盖好自己的军统身份，潜伏在爱人身边。跟陈家平相比，左双桃的潜伏利用了更多情感关系，这也为她后期的内心挣扎、情理拉扯埋下伏笔。

关晓彤认为，虽然左双桃最大的特质是坚守初心、一身正气，但她需要在不同“频道”间切换，“有前期、后期的特工左双桃，有面对陈家平的真实左双桃，还有面对商人的左双桃”。左双桃还经历了成长，“在后期剧情中，她更

加明确了目标，并为之努力”。谈及与角色性格的不同之处以及表演处理，关晓彤说：“左双桃是胆大心细，我是胆小又怂。我在演的时候，要拿捏眼神、肢体的灵巧感觉，还得随时按照导演和对戏演员的反应去配合、调整。我演完这个角色，可能以后再演俏皮小女人，就知道怎么演了。”

剧中，左双桃有一场被打、被摁入水缸受刑的戏，让不少观众大呼“残忍”。关晓彤还原了这场戏的拍摄过程：“我嘴里含了一口假血，要吐时得往外吐。导演要求我被摁到水里时睁开眼睛，我以前有在水里睁开眼睛的经验，所以感觉还行。这种戏就是一遍遍地拍，肯定有被水呛到的情况，不过还好，都能接受。”

不抗拒演古偶剧

《梅花红桃》播出后，关晓彤的表现让不少观众感到惊艳。这部剧也成为《好先生》《二十不惑》之后，她的又一代表作品。关晓彤谦虚地表示：“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不过，至少未来再演谍战剧就有经验了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《梅花红桃》此次首轮播出阶段，关晓彤和父母会准守在电视机前。她还还原了家里的看剧日常：“电视上没有弹幕，爸妈就是我的弹幕。我爸通常会点评剧情‘哎，这块儿不错，挺紧张！这儿怎么这样，什么意思呀？’我妈会点评我，就说‘哎，你这个眼神还不错啊，台词还挺好的。你这块儿处理得挺好，没想到你这么演。我觉得

你这儿差点儿。’我在旁边听着，感受非常直白。”

关晓彤从 4 岁开始演戏，虽然在演艺圈摸爬滚打 22 年，近年来戏份逐渐吃重，但她认为自己仍处于历练阶段，便不断尝试古装、都市、年代等多类型剧集。她说：“我现在选择剧本时，更看重是否对角色一见钟情，是否有信心挑战。未来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第一时间尝试悬疑题材。当然，演古装偶像剧也不是不行。”

为了不让自己疲倦，关晓彤也会有意识地平衡工作与休息时间：“我每天会给自己留一点独处时间，大致一到两小时，让我感觉这一天都是我的，获得不错的精神休息。”



青春谍战剧《梅花红桃》收官

韩东君向孙红雷胡歌“取经” 关晓彤被“人形弹幕”暴击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韩东君

参考胡歌的表演

谍战剧中的情报工作者往往有几副面孔，周旋在各个组织中间。在《梅花红桃》中，韩东君饰演的陈家平就是这号人物：他是在商行工作的陈科长，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，都有民国白领气质；商行是日伪特务机构的掩护处所，所以，他也是商行里效忠日本人的情报工作者；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日伪特务机构中的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……手握多个身份牌的“梅花四”要如何掩藏真实身份？韩东君说：“他在上班时爱摸鱼，遇事不抢不抢，看似对所有事情不在意，但却在默默行动。”

进组前，韩东君参考了前辈演员在谍战剧中切换多重身份时的表演状态：“我特别喜欢《潜伏》里的余则成。孙红雷演得很有层次，在呈现情报人员隐藏身份的能力时，特别稳！我还喜欢看《伪装者》”

韩东君评价左双桃是“深藏不露，机灵”，评价关晓彤是“开朗大方，敞亮”。两人因为拍摄《梅花红桃》而关系热络。在他眼中，关晓彤的“带货”实力很强，不仅会推荐美食，还给他推荐了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、护发素，“我用了一年多了，只要用完，我还买那一款”。

剧中，在同初恋女友左双桃偶然相遇、久别重逢后，为继续完成潜伏任务，陈家平还得在左双桃面前演一个放弃救亡理想、精致利己的负心汉。谈及这对情侣的感情演变，韩东君说：“两人假扮男女朋友骗过怀疑自己身份的敌人，就算是两人感情的再一次开始。之后，两人即便在生活中互相试探，陈家平也始终保护着左双桃。”

把未来交给未来

韩东君曾凭借《无心法师》《仙剑奇侠传之凡》《原来你在这里》等剧被观众熟悉，近年来凭借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长津湖》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等主旋律现象级电影，立起了硬汉形象。在谍战剧《梅花红桃》播出前，韩东君与蔡文静出演的都市剧《装腔启示录》热播，豆瓣评分高达 8.1 分。谈及多变的戏路，韩东君说：“我一直没把自己定型，只要作品的题材有意义、剧本扎实，能让观众有所感悟，角色具备复杂性、层次性、能激起演员表演欲，都会尝试。”他透露，自己最近正在拍一部谍战剧，“但性质与《梅花红桃》完全不同”。

今年是韩东君入行第十年。对于演戏，他有所感悟：“如果我只是

韩东君，我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生，但是当我去演一个角色，与之相处几个月，并跟很多对手角色碰撞时，会感受到不同的人，这是身为演员的魅力。我还有很多角色尝试，从形形色色的人身上学习生活方法”。

众所周知，韩东君还是赛车手，早在 2013 年就拿到了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赛车驾照。即便工作繁忙，他也没放弃爱好：“我不工作时，仍会通过玩车放松自己。”谈及未来想走的路，韩东君说：“我对自己一直没有太多期许，脚踏实地走好现在的每一步，才能有更好的未来。所以，我就认真对待自己正在做的事，未来就交给未来吧！”

望一眼躺在床上的父母，多想躺回“括号”里，让自己回到童年，让父母回到青年

温暖的“括号”

□张金刚

要懂得保持幸福不易，需要长期经营，像修行高人一样

幸福自在我心

□陈启银

穿过客厅，推开卧室，见年迈的父母正在午睡。两人和衣面对面并排躺着，父亲左侧卧，母亲右侧卧，弓背屈膝，略呈弧形，一左一右，好似一个“括号”。

印象中，父亲没这么小，母亲也没这么弯。从哪天起，他们成了现在的模样？可面对这个已然不太圆润的“括号”，我又满心幸福；人到中年，仍有二老守着老家，守着几时的村庄。

母亲说，小时候的我只要一上炕，就爱躺在他俩中间。小脑袋瓜儿一扭，看见爹，再一扭看见娘；脸对脸的一瞬，彼此吹口气，我说“臭”，他俩说“香”，相视一笑，笑得那么开心、畅快。平躺着，父亲会把房顶棚的报纸上的图片，一张张讲给我听，还念念那些大标题；母亲不识字，趁我们爷仨兴致正浓，悄悄下地，给我蒸俩鸡蛋。

香味儿惹得我闻不进去，翻身趴在炕沿上，用小碗，勺一勺儿黄澄澄、黏呼呼、香喷喷的鸡蛋羹，送到父亲嘴边，父亲说“不

对于大自然，对于母亲河，人类只有一种态度：敬畏、保护

凝望塔里木河

□谢锐勤

9月初，沿着塔里木河来到南疆的库车、轮台、库尔勒等地，看到横冲直撞的河流后，才真正领略到大河的魅力与磅礴。

作为南疆地区的母亲河，塔里木河的影响无处不在。塔里木河发源于天山山脉和喀喇崑崙山，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，穿过阿克苏、沙雅、库车、库尔勒、尉犁等地南部，最后注入台特玛湖。塔里木河全长 2179 千米，流域面积 102 万平方千米，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。

历史上，由于塔里木河如脱缰野马，经常改道，地理因此变成流动的。最明显的莫过于罗布泊“死亡之海”的形成，它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20 世纪中后期因塔里木河过度取水，导致下游断流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，至 1972 年完全干涸。走在塔里木河边，大河既宽敞又浑浊，两边是连草儿都不愿扎根的沙漠，大风吹起的漫漫黄沙时不时落入河中。

地理的变动也令王国、财富与生命流徙。古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兴衰成败大体依赖河流走向，水草丰美时国家兴旺，河流断流时城池消失。水

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主宰者。最著名的楼兰古国的消失，也因此造就人世间的许多悲欢离合，坚定的僧侣、感慨的戍卒、欣喜的商贾、惆怅的怨妇……远古的气息仍保留在唐诗宋词的记录中，飘荡在塔里木河的水脉中。

不仅人的生命飘忽不定，胡杨林的存亡也无法自主。在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边缘，一片枯死的胡杨林或弯曲倒伏，或仰天长啸，或静默无语，或豪情万丈，“骄阳如龙蛇欹变化，跨如熊虎踞高岗，嬉如神狐掉九尾，狞如约叉爪爪”。没有水的滋养，胡杨林无论两千年前多绚烂，而今都将成为永恒的姿态矗立在戈壁滩上。环境有多残酷，血性就有多强烈。

连人都生死未卜时，文明就更是风雨飘摇。季羡林说：“龟兹是古印度、希腊-罗马、波斯、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。”如今，只能在克孜尔千佛洞、苏巴什佛寺遗址、克孜尔尕哈烽燧等遗址中一窥龟兹国的艺术，在尼雅遗址、喀拉墩遗址、安迪尔古城、热瓦克佛寺等遗址中感受于阗国的文明了。

为什么一条河流穿过沙漠却不被覆盖？因为有冰山雪水，塔里木河一直没断流；因为有河水滋润，两岸草木也繁衍。然而，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水库、大坝、拦河闸等水利工程建成，塔里木河各支流水源日趋减少，城乡沙化现象越来越严重。21 世纪以来，国家推进塔里木河全流域治理，生态环境才开始有所改善，开始有水流复达末端的台特玛湖。但，离开一定的水域后，植物之凋零与村庄的破败仍显而易见。一条河被“污染”，就好像一个人得了慢性病，河流的功能和生态会变“残废”，但恢复的希望一直在，只是需时间，需持之以恒的努力。

面对孤零零的大河，想起岑参在《轮台即事》中所写：“轮台风物异，地是古单于。三月无青草，千家尽白榆。蕃书文字别，胡俗语音殊。愁见流沙北，天西海一隅。”古往今来，轮台都是一个生存艰难的地方。是啊，没有谁能战胜大自然，史上西域三十六国再巨大的财富，再灿烂的文化，都经不起塔里木河一次调皮捣蛋。

对于大自然，对于母亲河，人类只有一种态度：敬畏、保护。

在身上，像是被“括号”围住那般温暖惬意。眼前的青山、绿树、院落，几十年似乎没有变过，可它们眼前的我们，却变了模样。

我揉了揉眼，再望一眼躺在床上，父亲早已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大哥说：“爹娘忙着过年，累了，咱们也睡吧！”当我们清早醒来时，父亲早已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大哥说：“爹娘忙着过年，累了，咱们也睡吧！”当我们清早醒来时，父亲早已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。

想回就回来。记住，不可能事事都顺心，挺挺就过去了。”他不回，我也不说，只是左看一眼父亲，右看一眼母亲，再看向远山，心便踏实、明了几分。

父亲跟我唠：“你大哥脑筋好几年了，心气儿不高，你多跟他聊聊；你小时候，你大嫂对你不错，能帮就帮一把；你大侄子出息不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个家。你二哥不在咱村住，东奔西走，很少回家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？你心事重，脾气差，千万别给你媳妇儿甩脸子……我们能活多久？你们好好好！”我歌一眼“小”我很多的父亲，说：“记住了。我们好，你们也要好，咱们都要好！”父亲点头：“好，都好！”

母亲用棍子赶着凑前的鸡们，



白云过山峰

（纸本设色）

□卓莎